



清香满端午

□ 吴婷芳

南风徐来，穿枝拂叶，把艾草、芦苇、栀子花的清香，氤氲开去，弥散在整座村庄。深呼吸一下，淡雅的香就在心间游走开，不觉少了几分烦躁，多了几分闲情。

到家门口时，发现母亲早已将两把艾草高挂在门上了，鲜绿的艾草和朱红的大门相得益彰。我踮起脚尖，伸手触摸艾草。它齿状的叶子背面，摸起来毛茸茸的。一霎时，我手上也沾上了艾草的清香。

我不觉想起从前每到端午，我都会跟着母亲到河旁采摘艾草。母亲挥舞着镰刀，飞快地割下一把又一把握着露珠的艾草。我呢，就默契地从母亲手中接过艾草，用先前搓好的草绳，给它们系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回到村里后，母亲还会嘱咐我：“孩子，别忘了给左邻右里都分上几把。端午节，挂艾草，能驱邪的。”

送完艾草回到家里，看到母亲在清洗粽叶。我赶忙让满身是汗的母亲去休息。自己低下头，在贮满清香的水里，轻轻地擦拭每一片叶子。那一片片剑柄似的粽叶，经清水洗涤后，愈发显得青翠欲滴。洗好后，母亲就端来泡发好的糯米，准备包粽子了。

母亲包粽子的动作

很娴熟。只见她拿出两片粽叶，展开、抹平，弯成圆锥状，舀几勺米，放上两颗蜜枣，再舀几勺米，裹好粽叶，用线绕紧，一个粽子就包好了。我也曾多次跟母亲学过包粽子，奈何手艺欠佳，不是漏米，就是线怎么也缠不紧。这不，我今年有备而来，用上了网购的包粽子神器，总算能包出粽子来了。花了一上午的时间，我们包了一篮子的粽子。

来到厨房，我和母亲合力把粽子倒入灶头上的大铁锅里。我往锅里倒水，母亲已经转到后面，开始烧火。当铁锅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，粽子的香气便从锅里溢了出来，久久地萦绕在厨房的上空。

闻香而归的胖儿子，一手牵着他的外公，一手拿着一只芦苇叶折的小风车，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，想要来吃粽子。不过此时还不能吃，粽子要煮久一些，粽叶的清香才能更好地渗透到米里。

傍晚时，我们搬了小桌子在门口吃晚饭。我把粽叶剥掉，插入筷子。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，蘸一点糖，咬上一口粽子。粽叶的香，粽子的糯，蜜枣的甜，都在舌尖荡漾开来。

地里干活回来的邻居奶奶从她家小院里，

摘下几朵栀子花送给我。记得小时候，她也常摘栀子花给我。有时她还会帮我把栀子花插到发髻里。这样，弯腰、起身间，香气便在我的衣服上滑动。我忙对儿子说：“顺顺，把花养起来。端午节，有了栀子花，就有了福气安康。”儿子忙拿出花瓶，装上火，又把花插到瓶子里，放到中堂画前的长案上。一霎时，堂屋里也有了花香。

到了晚上，母亲把我带回来的瓜子、花生等倒了好多放在盆子里，端到外面的桌子上。晚上7时多，我家门前聚集了好些邻居。他们有的拿来一串自家种的葡萄，有的摘来几个自家树上结的早桃，有的干脆提来一壶自家熬制的酸梅汤。在柔和的月光下，大家围坐着，边吃东西，边聊天。

此刻，风摇动着门前的艾草，散发出悠悠的芳香；月光挪动着双脚，洒下一片皎洁，与小凳上闲聊的我们撞了个满怀。清香满端午，温情暖岁月。



生命是一场轮回

——读《我们八月见》

□ 胡亚春

说实话，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拾起又放下，终究没有读完。读书，很多时候目的单纯，只为享受愉快的阅读时光。看到这一本《我们八月见》，薄薄的一本，5万字左右的体量，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。就着晚饭后的闲暇，一口气便读完了。

这是马尔克斯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，作者在某个场合，曾朗读过其中的章节，但在临终前却给这本书作了最终的判决：“这书不行，得把它毁了。”他的孩子们没有遵守他的遗言，在他逝世十周年时出版了它。

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百百的女子，她知性、美丽，她的名字叫安娜。每年的8月16日，她会乘着渡轮来到一个贫穷的岛屿，这里有破败的酒店、破败的公墓。她之所以在每年固定的时间来，是因为她的母亲埋葬在这里。母亲的遗愿，就是葬在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。这是她来到这里的第八年，和往年的每一次都一样，同一个时间，乘坐同一辆出租车，光顾同一家花摊，顶着同样的似火烈日，将一束新鲜的剑兰放到母亲坟前。第二天早上9时，乘第一班回程的渡轮回家。

美丽的女人，迷离的酒吧，总会生出不一样的故事。这一次，安娜一改往日优雅，喝了杜松子酒的她，轻佻、欢愉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，她瞄准了一个同样单独喝酒的体面男人，主动攀谈，毫不遮掩自己的欲望。当激情过后早晨醒来时，那个男人给她留了20美元，也留给了她极度的屈辱。

从表面看来，安娜有着完美的家庭，她出身教师之家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她与丈夫结婚27年，彼此相爱。丈夫是一个颇有声望的音乐家，英俊潇洒、风趣幽默，和她始终保持着热恋时的激情。她的儿子也足够优秀，才成年就成了国家交响乐队的首席大提琴手，虽然女儿经常让她操心，但总的来说，对一个女人而

言，这样的婚姻和家庭已太过美满。

随着马尔克斯诗意的语言继续推进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只是表象。一夜情之后，安娜像变了一个人，用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。女儿让她心身挫败，丈夫也与女学生有暧昧。生活，就像把垃圾藏在地毯下面那样，表面华丽，内里狼藉。安娜越来越想逃离，期盼着下一次上岛。在之后的几年，她不再矜持，刻意去寻找她期待的男人。她不关心他是谁，只想沉沦于不可思议的快感中，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。

这样的故事会怎样收尾呢？安娜会继续一个人的狂欢吗？在下一个8月16日，她到母亲坟前献花时，母亲的坟前已经摆上了高高的花堆。她找到守墓人打听，得知送花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。她心潮翻涌，发现了母亲的秘密：原来她的母亲曾和她一样，一次次踏上未知的旅程，原来她所有的意外、惊喜、刺激，不过是漫长生命旅程中的一场轮回。

马尔克斯终究是同情安娜的，他用一个特别的结局，让安娜这几年挣扎的欲望有了落处。也许他也在想，如果婚姻无法给予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，她该如何选择呢？记得以前曾看过一篇小说《对面是何人》，女主角不满她的婚姻状态，用不断地奔跑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情绪，直至力竭身死。她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宣泄自己，只能选择这种对他人无害、唯有自己千疮百孔的方式。这也许也是大多数女人的选择吧。

小说的推荐词是：献给未被岁月摧磨的欢愉。真想每个人都能在历经岁月的摧磨之后，仍有勇气寻找本真的自己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允许一切的发生。

书海撷英·悦享

区委宣传部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文联、常州新华书店、区全民阅读促进会联合推出

当爱老去

□ 徐海成

你佝偻的背影
描摹出时间的老去
牙齿老得比你更快
像被拆卸掉的旧的窗户
不用担心
我会喂给你，每一勺稀饭
像新婚当天你喂我那样

你睁开眼，再看看我花白的头发
每一丝，每一缕，都夹杂着
你掌中，多年的，温柔的轻抚

今夜的草原和荒漠相爱着
今夜的河流与岸边的石头缠绵着
今夜的风吹到丘比特的心里
他会在天亮前找到我们，带着
爱的羽翼，还有爱之箭

思念

□ 华芝琳

不要问我思念多重
不重的
就像那一朵金黄的油菜花

风筝

□ 杨盼

升起
是一个童年
坠落
连同一场杏花春雨

